

星期天夜光杯

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4年10月12日 星期日 第534期 |

新民晚报

责编: 赵美 视觉: 戴佳嘉 编辑邮箱: zhaom@xmwb.com.cn

B1

文学也是一场马拉松 ——他们与诺奖文学奖失之交臂

◆ 边纪

肯尼亚的文学国宝 恩古吉·瓦·提安哥

1

提安哥是自纳丁·戈迪默、库切之后,最有希望获诺奖的非洲作家。在众多的非洲后殖民作家群之中,提安哥是一位最富民族独立意识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作家兼评论家,其长篇小说《一粒麦种》是非洲文学中的经典。小说讲述一个被家乡公认的英雄,在安静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黑暗秘密,他为了保全自己,曾背叛民族英雄基希卡并向英国人告密。此时他的家乡正在筹划一场肯尼亚独立日的庆祝大会,前反抗军斗士R将军和寇义纳打算当众处决背叛基希卡的通敌者,令其在大会上坦白自己的罪行。小说对独立后非洲所面临的复杂多样的经历和错综复杂的冲突,包括社会身份的缺失,把握得恰到好处。之前,他描写非洲生活的小说《别哭,孩子》和《大河两岸》已经广受好评,至《一粒麦种》,艺术性更趋完美。

恩古吉·瓦·提安哥 1938年生于肯尼亚一个农民家庭,曾在英国利兹大学续修文学,1967年回国,在内罗毕大学任教,改英国文学系为非洲文学和语言系。1977年因抗议当局对英语的强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获释后与家人过着流亡的生活,直到肯尼亚独裁者阿拉普·莫伊下台才终于得以安全回国。由于政治和健康的原因,最近十五年提安哥旅居美国,在纽约州的大学工作。他声称决不去写与美国有关的作品,美国的作家太多,而非洲的作家太少;提安哥认为,文学应该反哺滋养它的土地和人民。

阿拉伯诗人 阿多尼斯

2

此次诺奖文学奖颁奖前,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也再次成为热门人选。出生于1930年的叙利亚农民之家的阿多尼斯,从小热爱艺术。他是在西方世界获得最多殊荣的东方诗人。他喜欢尼采和鲁迅。“我正集合鲜花,动员松柏,把天空铺展为华盖。我爱我生活,我在词语里诞生,在早晨的旗帜下召集蝴蝶,培育果实。”“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向我袭来的黑暗,让我更加灿烂。孤独,也是我向光明攀登的一道阶梯。”读阿多尼斯的诗,激情会瞬间而起。阿拉伯语专家、阿多尼斯中译者薛庆国先生认为:“阿多尼斯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无论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欧美国家,他所到之处,都会掀起一场诗歌的风暴。”

“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尤其需要静寂,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关注到世界的走向,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当把静寂孤独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状态,那么就更容易静下来,生活也因此发生改变。阿多尼斯就是这类作家,他写过《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也来过中国。”诗人、作家程勇说。这本《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2009年3月中文版出版,阿多尼斯免费出让版权,半年不到即售罄。目前他居住在黎巴嫩。无论对黎巴嫩,还是对叙利亚,阿多尼斯批判着,同时深爱着。

前些年,七旬的阿多尼斯,回了趟叙利亚。故人多乘黄鹂去,有健在者,沧海也已改变彼此模样,相见不相识。一位孩提玩伴,和他同村长大,经人介绍,总算辨认出他来,两人相拥,阿多尼斯痛哭流涕。和一位同胞的拥抱,得穿越几十年风尘。“抱紧他那一刻,我发现,我和我的祖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道出此言,阿多尼斯委屈得像个孩子。诗人不容易衰老。“他很乐观,虽然84岁了,但



阿拉伯诗人
阿多尼斯



“女福克纳”
奥茨



肯尼亚的文学国宝
恩古吉·瓦·提安哥



长青树
米兰·昆德拉

气场十足。”陪同他访华的翻译回忆道。“他毫无倦意,比他年轻许多的陪同者活动完了,直接去医院看咽炎。”

在阿多尼斯看来,每一个伟大的诗人,都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哪怕他的脚踏在家门口的土地上。他本人,一向以百折不挠的倔强抗争权势与世俗。被评为“很接近诺奖”的阿多尼斯对获奖与否始终看得很淡。

“最悲壮”的入围者 村上春树

3

连续6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再次与之无缘,被媒体称为“最悲壮”的入围者。日本新宿一家书店在去年诺奖揭晓后曾打出过横幅:“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与村上春树相对应的文学奖”。众多村上的书迷10月9日聚集在东京杉并区的图书咖啡店“6次元”。得知村上未能获奖后,他们纷纷失望地表示“太遗憾了”、“等明年吧”。“日本诺奖

今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85岁的赤崎勇教授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年轻的研究工作者不要只追逐时髦的课题,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一项研究要想得到评价,往往是二三十年以后,不能急功近利。科学是这样,文学何尝不是如此?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45年出生的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十几岁就开始文学创作,23岁出版小说处女作。阿多尼斯、提安哥、村上春树……每一位都是文学的长跑者,也许下一届就轮到他们,也许终生与诺奖无缘。他们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我们陌生的。



“最悲壮”的入围者
村上春树

很多了,村上可以等,他也不老。”

在中国,15年来村上作品仅有数可查的正版便刊行了280万册,此数字大约已超过新时期出版所有日本文学作品的总和,在中国出版界堪称传奇。他的《IQ84》在日本发行时,有人在书店通宵守候,不眠不休;有人拿到书后席地而坐,一气读完。“诺奖作家的作品在获奖后开始畅销,而村上已经畅销了!”有人俏皮地说。对于作家来说,畅销是一把双刃剑,过于畅销也许正是村上不被诺奖青睐的因素。复旦大学汪涌豪教授曾在他的书中写道:“记得卡莱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散文作家)曾说过:‘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初见时必令人觉得不十分舒适。’如果这话是对的,那我们不能不说,《IQ84》太流畅好读了,一如他以往的小说,去日本化的语言和欧美风的音乐,都是全球化的通行门票。更不要说,他笔下的Hugo Boss西服和Givenchy连衣裙,如今都已经穿在人们身上;法国酿的红酒和意大利面,也早已到人们嘴边。”

觉得村上必然能获奖的与不能获奖的,似乎分成了两大阵营。但无疑村上已跻身世界一流作家的行列。日本知名文艺评论家黑古一夫先生评论《IQ84》缺失文学作品的批评性。瑞典

报章评论员卡尔松则表示,他的作品更趋近于大众,没有达到文学品质的高峰。和同获诺奖的大江健三郎、川端康成比,还是有一定距离。

长青树 米兰·昆德拉

4

李欧梵说:“昆德拉写的是小人物,但运用的却是大手笔,不愧为世界文学的一位大家,足可与马尔克斯媲美。”韩少功说:“不仅在于它(昆德拉小说)表现的历史和思想对中国人有一定的启发性,而且作者那种轻巧的‘片断体’,夹叙夹议的手法,拓展了文学技巧的空间。”对于昆德拉,赞美如斯,非议也未断。他不是传统小说的实践者。昆德拉与中国颇有渊源。2002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国大陆的中文版权。翻译用的原书,全部都是从昆德拉家中拿出来,由他亲自指定的法文“定本”。《被背叛的遗嘱》等由昆德拉的最新手修修订,比法国版更新。内容上也补齐了以往中译本不恰当的删节。译者都是我国具声望的法国文学专家、教授和翻译家。其中的法国文学博士董强还曾听过昆德拉的课,是昆德拉的“中国弟子”。

米兰·昆德拉常常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人物故事顺手拈来,揉进自己的小说中,同时讲述两种甚至几种故事。在其作品中,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杂糅在一起,既可随意拆开,也可随意拼装。拆开是各自独立的故事,组装起来就是一部诗意的“复调式”小说。

昆德拉的热爱者认为:诺奖评委在文学趣味上是比较保守的。20世纪先锋派的作品很少能评上。小说的实验,形式的实验并不被鼓励。

“女福克纳” 奥茨

5

今年76岁的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至今已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她曾获得欧·亨利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被誉为“女福克纳”。自威廉·福克纳、海明威、索尔·贝娄之后,美国作家少有获诺奖也是被文学爱好者们所议论的。

评论家、小说家王宏图说:“卡罗尔奥茨是美国二战之后影响最大的女作家之一。她在上世纪60年代初便开始写作,迄今已有五十余载。她才气横溢,著作等身,除长篇小说外,对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等体裁也多有涉猎。她几乎以每年一部的惊人速度创作长篇小说,有时甚至达到两部,总数已近五十部。《他们》、《大瀑布》等在其众多的作品中尤其为人称道。如今她虽已年过七十,但创作激情依旧很旺盛。她的创作也引起了不少批评家的非议。有人指责她写得太多太滥,不少作品内容大同小异。平心而论,她是一位掌握了高超写作技艺的作家,能把相似的主题反复再三地演绎。尽管多产稀释了情感的力量和浓度,使她无法抵达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度,但也足以超出一股作家的平均水准。”

“虽然奥茨写了那么多作品,她本人的生活却是出奇的简单。她很早在大学任教,可谓典型的教授作家。由于没有养育子女之累,她得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写作之中。据她自述,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定时起床、跑步,八点必定坐到写字桌旁。她的多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长年持久不懈的勤勉。”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通过这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魅力就在于大家都猜不透它,它的结果总是出乎所有人意料。”那么,著作等身还不够,还要长寿。